

## 清華簡《繫年》武陽（榆關）之 戰戰地考論<sup>\* \*\*</sup>

魏 棟

（北京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

### 摘 要

清華簡《繫年》記載，戰國前期楚與鄭、魏、韓諸國對中原一帶的武陽進行過激烈爭奪。《繫年》的這一「武陽」前所未見，它實際上就是榆關，其地望可據榆關定在河南中牟縣境。《繫年》提供的新知，可為武陽司寇璽、武陽三孔布及部分存疑的漢代武陽侯封邑地望考釋提供新的線索。

**關鍵詞：**清華簡、《繫年》、武陽、榆關、中牟縣

---

\*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「新出戰國竹簡地理史料的整理與研究」（18CZS073）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清華簡與儒家經典的形成發展研究」（16ZDA114）以及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出土先秦文獻地理資料整理與研究及地圖編繪」（18ZDA176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\*\*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出的修改意見！

# Research on The Location of Wuyang (Yuguan) Battle in *Xinian* of The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

Wei Dong

(Peking)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of Vnearthed Documents,

Tsinghua University

## Abstract

Based on *Xinian* of The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, Zheng, Wei, Han and Chu States fiercely fought for Wuyang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. Wuyang in *Xinian* was never seen before. It's actually Yuguan and can be located in Zhongmou County according to Yuguan. This new understanding can provide a new clu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Wuyang Sikouxi, Wuyang Sankongbu and some doubtful places of the fiefdoms of the Marquis of Wuyang in the Han Dynasty.

**Key words:** The Tsinghua Bamboo Manuscripts, *Xinian*, Wuyang, Yuguan, Zhongmou County

清華簡《繫年》第二十三章記載了戰國前期楚聲王、悼王與鄭、韓、魏等國在中原地區的激烈爭奪。主要內容有：楚宋城榆關、秦晉洛陰之戰、鄭人侵榆關並由此導致的鄭楚桂陵之戰、晉鄭「入王子定」、楚鄭蔑之戰與鄭國內亂、晉楚長陵之戰與郕之戰、韓魏與楚的武陽之戰、齊國救楚，等等。這些史事環環相扣，存在著緊密的內部聯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些史料大多前所未見，對史料極為匱乏的戰國前期歷史研究來說，其價值自不待言。本文擬勾稽資料，對《繫年》武陽之戰戰地問題進行探討。下面先將《繫年》「武陽」相關史料摘錄如下（釋文使用通行文字）：

楚聲桓王立四年……王率宋公以城榆關，是武陽。……

聲王即世，悼哲王即位。鄭人侵榆關，陽城桓定君率榆關之師與上國之師以交之，與之戰於桂陵，楚師無功。……（數年後）……韓取、魏擊率師圍武陽，以復郕之師。魯陽公率師救武陽，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下，楚師大敗……楚師將救武陽，王命平夜悼武君使人於齊陳湫求師。陳疾目率車千乘，以從楚師於武陽。甲戌，晉楚以戰。丙子，齊師至岳，遂還。<sup>1</sup>

《繫年》整理報告指出「是武陽」讀為「寘武陽」，意即楚、宋「城榆關」後設置了武陽。《水經注》中存在同名異地的「武陽」多處。「簡文武陽尚難確指，從所述戰爭形勢看，地在今山東陽穀西的可能性較大。……第二種可能是《水經注》中提到的『武陽關』，在今河南舞陽西……然此時的主戰場在宋、衛等國境，舞陽關緊鄰方城，此時應尚屬相對安全的後方，楚人在出擊遠方前，卻在後方預先防禦，亦有可疑。」<sup>2</sup>吳良寶先生分析戰國前期楚、齊、魏等相關列國疆域形勢，指出尚無可靠資料能證明這一時期山東陽穀縣一帶屬於楚國，「將楚聲王（西元前407至前402年在位）時楚國所寘的武陽推定在山東陽穀一帶很可疑」<sup>3</sup>。雖然如此，《繫年》整理報告仍有可取之處：

魯陽公率師救武陽，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下，楚師大敗，包山簡之「魯陽公後城鄭之歲」當與此有關。前一次城鄭在簡文中悼王即位第二年，此次

<sup>1</sup>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年），頁196-197。

<sup>2</sup>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，頁197，注〔三〕。

<sup>3</sup> 吳良寶：〈清華簡《繫年》「武陽」考〉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：《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週年論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70-71。

城鄭是悼王五年之後。若此，武陽當距鄭地不遠。<sup>4</sup>

吳先生沿著武陽距鄭地不遠的思路，以「武」「鄔」可相通假，推定「武陽」可能在「鄔」，即今許昌一帶；並以「春戰之際楚國在今河南汝州、禹州、臨潁、西華一線與鄭、宋接壤，許昌東的舊許之地正處於邊界上」，作為武陽可能在鄔的佐證。並進而推定，齊師救楚所至的「品」應在杞縣、通許一帶<sup>5</sup>。吳先生對武陽之戰地理形勢的把握，相較《繫年》整理報告顯然前進了一大步，特別是對「品」地的定位，誠為不刊之論。不過，許昌之許，似未見寫作「武」者，將武陽視為「許（陽）」亦有未安。

其實，《繫年》「武陽」應即「榆關」。簡文云「（楚）王率宋公以城榆關，是武陽」，其中「是」字不宜破讀為「寘」，當如字讀<sup>6</sup>，用作係詞，起解釋作用，表肯定性判斷<sup>7</sup>。《繫年》中「是」的這種用法較多，如《繫年》第十五章「伍雞將吳人以圍州來，為長壑而涇之，以敗楚師，是雞父之涇」，第十九章「吳泄庸以師逆蔡昭侯，居於州來，是下蔡」<sup>8</sup>。「是」的這種用法也見於傳世古書。例如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公都子問曰：『鈞（引按，通「均」，訓同、都）是人也，或為大人，或為小人，何也？』」<sup>9</sup>《論衡·死偽》：「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。」<sup>10</sup>《春秋》昭公十八年：「許遷於白羽。」同年《左傳》記楚平王「使王子勝遷許於析，實白羽」<sup>11</sup>。這裡的「實」字通「寘」，相當於「是」，訓為即、就是。「析」地就是「白羽」。《繫年》「是武陽」與《左傳》「實（寘、是）白羽」相類。楚王與宋公所城之「榆關」是關隘名，武陽應是榆關之關城名。《繫年》第二十三章記載魯陽公「與晉師戰於武陽之城下，楚師大敗……楚

<sup>4</sup>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，頁200，注〔二五〕。

<sup>5</sup> 吳良寶：〈清華簡《繫年》「武陽」考〉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：《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週年論文集》，頁71-72。

<sup>6</sup> 蒙師友相告，已有學者指出「是武陽」之「是」如字讀。其中，袁金平先生聯繫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等傳世文獻，對清華簡《繫年》「是+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」的句式進行深入考察，主張該結構中的「是」為副詞，用作狀語，「修飾名詞性謂語，對所述事實進行強調」。見馬楠：《清華簡《繫年》輯證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年），頁479；袁金平：〈清華簡校讀散笥（三則）〉，《三峽論壇》第4期（2017年），頁60-62。又蒙匿名審稿專家提示：「讀為『寘』仍有其理，不宜偏廢。本句『城榆關，寘武陽』詞性相對，皆為動賓詞組，且文義較佳……將『是』讀為『寘』，亦不影響將『武陽』定在榆關周圍。」

<sup>7</sup> 「是」用作表判斷的係詞，不會晚於戰國時期。見石峰：〈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的係詞「是」〉，《古漢語研究》第3期（2000年），頁41-43。

<sup>8</sup>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，頁170、184。

<sup>9</sup> 楊伯峻譯注：《孟子譯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249。

<sup>10</sup> 黃暉撰：《論衡校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），頁899。

<sup>11</sup> 楊伯峻編著：《春秋左傳注（修訂本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），頁1393、1400。

邦以多亡城」，可證武陽確為一關城。籠統言之，榆關、武陽可視為一地。

榆關所在名武陽，傳世文獻失載，這是清華簡《繫年》提供的新知。武陽地望因此可由榆關而定。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記載「（楚）歸榆關於鄭」<sup>12</sup>，說明榆關原屬鄭國，而當時鄭國疆土已經十分狹促，所以料想榆關距離鄭都新鄭應當不會太遠。《史記·楚世家》云：「（楚悼王）十一年，三晉伐楚，敗我大梁、榆關。」<sup>13</sup>「大梁、榆關」或為「大梁之榆關」義，或為並列關係，不管怎樣，榆關應距離大梁不會很遠。唐代司馬貞《索隱》：「此榆關當在大梁之西也。」<sup>14</sup>榆關在「大梁（開封市區西北一帶）之西」，已被學界廣泛接受。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將榆關標注在鄭韓故城（位於新鄭市區一帶）與開封市之間<sup>15</sup>，在今鄭州轄屬的中牟縣南境。先秦時期有較為著名的圃田澤，其故址在今鄭州市區東郊到中牟縣城之間。榆關當不會位於圃田澤範圍內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將其定位在中牟縣南境是合適的。

關於榆關的地理位置，其實學界存在異說<sup>16</sup>。例如，清代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五十一《河南六》云：「榆關，在（汝）州境，戰國時楚之邊境。

《史記》：『楚悼王三年歸榆關於鄭。』鄭即韓也。又十一年三晉伐楚，敗我大梁、榆關。大梁或曰即梁縣。」<sup>17</sup>其實，韓滅鄭在西元前三七五年，顧氏將楚悼王三年（前三九九年）「歸榆關於鄭」解為「歸榆關於韓」，甚誤。此外，顧氏所引「大梁或曰即梁縣」之說，亦誤。戰國時，以「梁」為名的地名，以少梁（陝西韓城市南）、大梁（河南開封市區西北）和南梁（河南汝州市境內）最為知名。大梁與南梁判然有別，絕非一地。顧祖禹書早已指出：

梁縣城，（汝）州西南四十五里。周邑，又嘗屬楚。《國語》：「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，文子辭曰：『梁險而在北境。』」是也。戰國時謂之南梁，以別於大梁、少梁。亦謂之上梁。城渾曰：「鄭、魏之弱，楚以上梁應之。」亦謂之三梁。<sup>18</sup>

<sup>12</sup> 〔漢〕司馬遷撰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），頁854。

<sup>13</sup> 〔漢〕司馬遷撰：《史記》，頁2061。楊寬對《楚世家》三晉敗楚大梁、榆關一事有細緻分析，參楊寬：《戰國史料編年輯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221-222。

<sup>14</sup> 〔漢〕司馬遷撰：《史記》，頁2061。

<sup>15</sup> 譚其驤主編：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1冊《韓魏》圖幅（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82年），頁35-36。

<sup>16</sup> 譚其驤主編：《中國歷史大辭典·歷史地理卷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932。

<sup>17</sup> 〔清〕顧祖禹撰，賀次君、施和金點校：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（五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），頁2439。

<sup>18</sup> 〔清〕顧祖禹撰，賀次君、施和金點校：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（五），頁2437。

《楚世家》三晉敗楚的大梁非南梁，不在今汝州一帶，與大梁相距不遠的榆關亦然。顧氏關於榆關在汝州的述說，錯謬過甚，實難信從。

榆關不在今汝州一帶，還可由《繫年》宋公參與「城榆關」事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證。試想，榆關位於今汝州一帶，宋國（都城在商丘）國君就要向西越過鄭國，在鄭國以西今汝州市境內的「南梁」修築榆關。這種情況雖非毫無可能，但宋國跨越鄭國幫助楚在原屬於鄭的要地修築關隘，與鄭、宋二國疆域形勢相悖，難免使人心存疑慮。相反，中牟縣位於今新鄭與商丘之間，《左傳》哀公十二年記載「宋、鄭之間有隙地」<sup>19</sup>，今中牟縣就在所謂「隙地」內。此地西南就是鄭國，往東即可進入宋境，宋公帶領宋人幫助楚聲王在鄭、宋之間修築關隘，較易理解。從鄭、宋的疆域形勢角度看，中牟說從地理空間上明顯要遠優於汝州說。

榆關原為鄭國所有，《繫年》記楚聲王帶領宋公「城榆關」，其實應當是增修榆關，而非初築榆關。「武陽」似是楚人佔領並增修榆關後賦予榆關的新名，如同前文所引《左傳》昭公十八年楚王子勝「遷許於析」後，稱析為白羽；再如《左傳》昭公九年「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，實城父」，稱夷為城父<sup>20</sup>。楚人佔領武陽（榆關）時間不長，控制力不穩。榆關（武陽）歸屬輾轉於鄭、楚、魏之間，最終被魏國奪取。很可能是由於這種情況，楚人賦予的「武陽」之名不彰，未能廣布於後世。

先秦秦漢時期，以「武陽」為名的地名存在多處，例如河北易縣東南的戰國燕下都「武陽」、四川彭山縣東的西漢「武陽縣」、河南南樂縣與山東莘縣一帶的秦漢「東武陽縣／侯國」、山東平邑縣的漢代「南武陽縣／侯國」、魯南蘇北郟城縣附近的西漢東海郡「武陽侯國」、河南舞陽縣北的「舞（武）陽縣／侯國」等。《繫年》「武陽」即榆關，在河南鄭州中牟縣南境一帶。中牟一帶有古地名「武陽」，前所未見。《繫年》帶來的這一新知，為研究相關的一些學術問題提供了新線索：

一、戰國時期有較為知名的「武陽三孔布」，被視為珍品。學界認為「武陽三孔布」屬於趙國，幣銘「武陽」指趙國一度佔領的燕下都武陽<sup>21</sup>。另有戰國

<sup>19</sup> 楊伯峻編著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（修訂本），頁1673。

<sup>20</sup> 楊伯峻編著：《春秋左傳注》（修訂本），頁1307。

<sup>21</sup> 戎啟松：〈金泉藏珍（一）〉，《收藏》第1期（2003年），頁88；李學勤：〈談武陽三孔布〉，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206-207；李學勤：〈武陽布與武陽璽〉，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，頁208-209。

「武陽司寇璽」，學者有相似的考釋意見<sup>22</sup>。其實，韓、趙、魏三家本出於晉，三國的貨幣、璽印從文字風格、形制、職官方面往往極難區分。銘文地名是判斷國屬的最直接、有效資訊。《繫年》告訴我們，魏國佔領過「武陽（榆關）」，以上二物銘文「武陽」可能在今中牟一帶，所以它們屬魏也應有一定可能。

二、漢代國祚四百年，先後曾封置有多位「武陽侯」，有些「武陽侯」的封邑地望卻存在疑問。例如酈食其子高粱侯酈疥更封的「武陽」、蕭何後裔蕭嘉的封邑「武陽」，皆不能確指其地所在<sup>23</sup>。《繫年》「武陽」，為這些存疑的西漢武陽封邑地望研究帶來了新的考察線索，很值得留意。

## 參考文獻

- 〔清〕顧祖禹撰，賀次君、施和金點校：《讀史方輿紀要》（五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年。
- 〔漢〕司馬遷撰：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。
- 黃暉撰：《論衡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。
- 李學勤：〈談武陽三孔布〉，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李學勤：〈武陽布與武陽璽〉，《中國古代文明研究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馬孟龍：《西漢侯國地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。
- 馬楠：《清華簡〈繫年〉輯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5年。
-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貳）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1年。
- 戎叟松：〈金泉藏珍（一）〉，《收藏》第1期，2003年。
- 石峰：〈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的係詞「是」〉，《古漢語研究》第3期，2000年。
- 譚其驤主編：《中國歷史大辭典·歷史地理卷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譚其驤主編：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1冊，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82年。

<sup>22</sup> 吳振武：《〈珍秦齋藏印（戰國篇）〉釋文》，蕭春源輯：《珍秦齋藏印（戰國篇）》（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01年），頁21。

<sup>23</sup> 馬孟龍：《西漢侯國地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頁97、397、522。

吳良寶：〈清華簡《繫年》「武陽」考〉，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：《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週年論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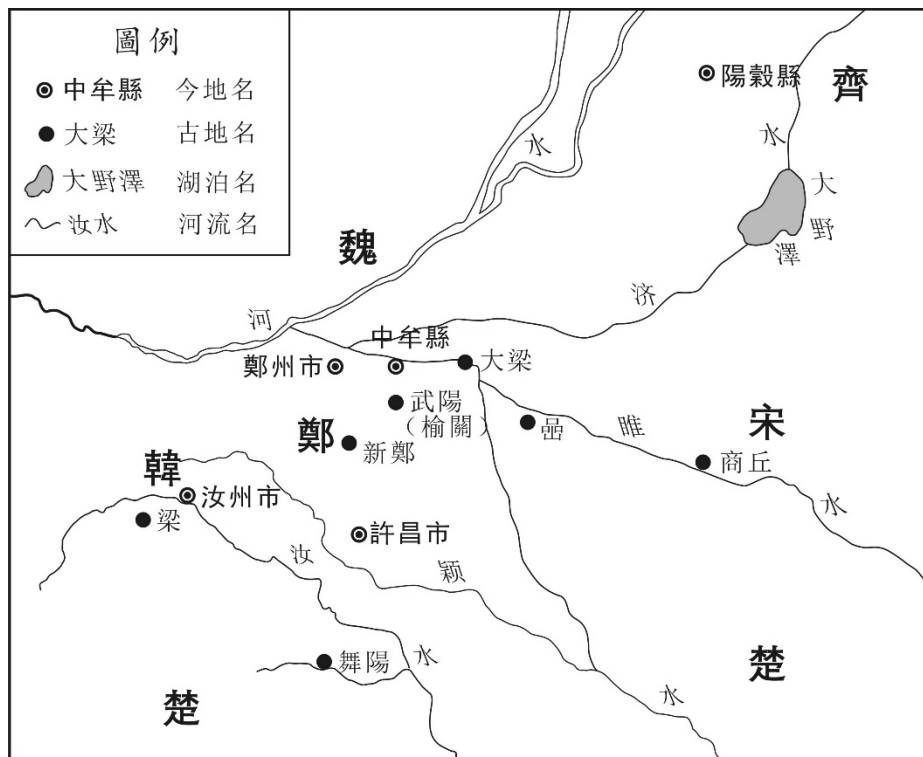
吳振武：《〈珍秦齋藏印（戰國篇）〉釋文》，蕭春源輯：《珍秦齋藏印（戰國篇）》，澳門：澳門基金會，2001年。

楊伯峻編著：《春秋左傳注（修訂本）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。

楊伯峻譯注：《孟子譯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年。

楊寬：《戰國史料編年輯證》，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。

袁金平：〈清華簡校讀散笥（三則）〉，《三峽論壇》第4期，2017年。



圖一 清華簡「武陽」及相關地名地望示意圖<sup>24</sup>

<sup>24</sup> 此地圖底圖截取自譚其驤主編：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第1冊之《楚越》圖幅（頁45-46）。